

——19 世纪范式的局限

Unthinking Social Science

The Limits of Nineteenth-Century Paradigms

Immanuel Wallerstein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著

刘琦岩 叶萌芽 译

THE FRONTIERS OF ACADEMIA THE FRONTIERS OF ACADEMIA
OF ACADEMIA THE FRONTIERS OF ACADEMIA
FRONTIERS OF ACADEMIA THE FRONTIERS OF ACADEMIA
THE FRONTIERS OF ACADEMIA THE FRONTIERS OF ACADEMIA
OF ACADEMIA THE FRONTIERS OF ACADEMIA
THE FRONTIERS OF ACADEMIA THE FRONTIERS OF ACADEMIA
OF ACADEMIA THE FRONTIERS OF ACADEMIA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C/35

2008

学术前沿

THE FRONTIERS OF ACADEMIA

反思社会科学

19 世纪范式的局限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著

刘琦岩 叶萌芽 译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08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否思社会科学：19世纪范式的局限 / 沃勒斯坦著；刘琦岩，
叶萌芽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2
(学术前沿)
ISBN 978-7-108-02847-1

I. 否… II. ①沃…②刘…③叶… III. 社会科学—研究
IV. C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67797号

责任编辑 李学军
封面设计 罗洪 崔建华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图 字 01-2007-2387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8年2月北京第1版
2008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 10.75
字 数 232千字
印 数 00,001—10,000册
定 价 22.00元

学 术 前 沿

总 序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素来重视国外学术思想的引介工作,以为颇有助于中国自身思想文化的发展。自 80 年代中期以来,幸赖著译界和读书界朋友鼎力襄助,我店陆续刊行综合性文库及专题性译丛若干套,在广大读者中产生了良好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世界格局的急速变化,学术思想的处境日趋复杂,各种既有的学术范式正遭受严重挑战,而学术研究与社会—文化变迁的相关性则日益凸显。中国社会自 70 年代末期起,进入了全面转型的急速变迁过程,中国的学术既是对这一变迁的体现,也参与了这一变迁。迄今为止,这一体现和参与都还有待拓宽和深化。由此,为丰富汉语学术思想资源,我们在整理近现代学术成就、大力推动国内学人新创性著述的同时,积极筹划绍介反映最新学术进展的国外著作。“学术前沿”丛书,旨在译介二战结束以来,尤其是本世纪 60 年代之后国外学术界的前沿性著作(亦含少量二战前即问世,但在战后才引起普遍重视的作品),以期促进中国的学科建设和学术反思,并回应当代学术前沿中的重大难题。

“学术前沿”丛书启动之时,正值世纪交替之际。而现代中国的思想文化历经百余年艰难曲折,正迎来一个有望获得创造性大发展的历史时期。我们愿一如既往,为推动中国学术文化的建设竭尽绵薄。谨序。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 年 11 月

第二版序

十年前我为本书写导论时曾以“为什么否思”这个问题作为标题。我的回答是,19世纪社会科学的假定,“曾经被认为是思想解放,而今天已经成为我们对社会进行有用的分析的核心理性障碍”。现在我们已经走到了21世纪,而障碍依然存在。对变化的抵抗是深层的。对于潜在的认识论问题、形而上学问题 and 政治问题的严肃思考,甚至也遭到抵抗。这种争论,应该说这些争论,是非常激烈的。

在1945年以后的二十年中,社会科学是繁荣的——多产的、自信的、第一次得到大众承认,或者至少看起来是这样的。人们认为未来是光明的。但在20世纪最后二十五年中,社会科学充满了混乱——也许仍然是多产的,但完全不自信,而且现在激起公众关于社会科学价值的争议。当然,这种彻底的转变是这一时期世界体系剧变的产物。这本书探讨这样一些变迁,它们导致重新考虑社会科学就在不久以前认为业已解决的许多问题,从而得出这样的看法,即19世纪范式已经达到了它们的极限,正如这本书的副标题所表明的那样。当然,并非每个人都同意这个观点;因此,才会有混乱的争论,才会有所谓的文化战争。

自从这本书第一次出现,我就是——一个集体研究这些问题的

国际委员会(古本根重建社会科学委员会)的主席。这个由十位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六位社会科学家、两位自然科学家和两位人文科学的学者——组成的小组 1996 年发布了一份报告《开放社会科学》，这份报告得到广泛讨论，而且现在被译为将近二十种语言。报告分析了社会科学从 18 世纪到今天的历史建构，回顾了社会科学中主要的基本争论，并且询问我们从这里会走向何处？它的结论是这样一个断定：“最重要的是，我们重申，应该清楚地、开放地、理智地和紧迫地讨论这些潜在的问题。”

《否思社会科学》寻求为这一争论做出贡献。我一直试图表明，社会科学的两个基本概念——发展和时空范畴——误导了我们的注意力和分析。自从 1945 年以来，发展一直是全世界政治家和学者的颂歌，但是它当然要回到“工业革命”的根本观念。这个概念似乎为我们提供了动因，而事实上正相反。

时间和空间甚至是更加危险的概念。它们目前的用法追溯到 17 世纪科学思想的变迁，而且，它们不是作为概念呈现给我们，而是作为自明的实在的东西呈现给我们——这样一种思维模式恰恰使人们不可能询问与我称之为我们的历史社会系统的时空构造有关的问题。

我请读者以更开放的眼光重访(不是重新解读，也不是重新思考，而是重访)马克思和布罗代尔，在他们的著述中发现许多被忽略的东西和许多在努力否思 19 世纪社会科学时有用的东西，当然，他们两人既属于 19 世纪社会科学，而又不属于它。最后，我寻求表明世界体系分析如何寻找到一种走出沼泽的方式。然而我不是断言这已经成功了。要是这样，我就不需要写这本书了。本书是一份邀请，它邀请大家共同否思我们深层的，

而且常常是隐藏起来的理性基础中的东西。

我没有幻想这样的否思会很容易。这会被嘲笑、忽视和误解。事实上,很长一段时间的确就是这样。但现实对我们所有人紧逼不舍。在 1989 年以前,我们早就论证过,USSR(苏联)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整体的组成部分,是一个处于商业主义撤退的国家或地区,但是不久就会重新融入世界范围的劳动划分。我们论证过 1968 年的世界革命是对传统的反体制运动改变世界的有限能力进行反抗的信号,这一点我们争论了三十年。我们从一开始就论证,最近发现的“全球化”只不过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基本运行原则。

而且,有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在争论,知识世界已经面临着基本的认识论挑战,即克服“两种文化”的人为划分并且创造一种新的、重新统一的科学/哲学(*scientia/philosophia*)的认识论。我相信,在未来十年中,这会成为知识世界的核心理性问题,它不仅会导致新的理性建构,而且不可避免地导致产生新的知识结构和彻底修正渗透学院生活的文化。

这是一项共同的任务,而它的共同性必须以某种有意义的方式包容整个世界。这一要求不是一项政治的,而是一项理性的命令。一旦做到这一点,它就必然会有政治涵义。这将与我们在世界范围内关于在一种历史体系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混乱氛围中、在结构危机中所面临的历史选择的争论有关。我们最终的结果在哪里,乃是内在不确定的。然而,确定的是,我们投入的总和会成为说明最终重构世界体系和知识世界的东西。但是,要使这些投入是明智的,我们首先就需要否思我们的理性束缚。

导言 为什么否思？

我将本书命名为“否思社会科学”而不是“再思社会科学”。“再思”，对学者和科学家来说是家常便饭。当新的证据瓦解旧的理论，各种预测失灵时，我们总是被迫反思我们的假说。所以，学者们经常反思大量 19 世纪社会科学的内容，把它们当作特殊的假说对待。然而，除了“经常性”的反思之外，对 19 世纪的这些社会科学理论，我坚信我们需要做的其实只是干脆“否思”。因为在我看来，时至今日，这些旧理论的很多既狭隘又具误导性的假说依然深刻影响着我们的思维，而实际上本不该如此。这些曾经被认为是思想解放的假说，今天已经成为我们对社会进行有用的分析的核心理性障碍。

那么让我从头开始解释清楚。对于那些在我称之为“历史上的社会科学”方面已经累积的理论成果，我无意为之提出一个新的理论范式。实际上我在试图揭示那些占统治地位的论点，其实是狭隘的，而且很值得怀疑。我希望因此可以激励人们去寻找新的理论范式，而新范式的构建将依靠许多人的努力，并且会耗费掉相当多的时间。繁茂的森林里，树木排列整齐地生长着，然而高大树木下的灌木丛挡住了我们的视线。我希望本书能为清除这些灌木尽一份力量。

毫无疑问,有人会不同意我对 19 世纪社学科学的认识,以及我对这种认识论的社会历史背景的分析。我认为那些传统认识论的拥护者在表达自己的观点时既不胆怯也不谦逊。而那些批评传统认识论的人们,即使当他们的批评非常严肃而中肯时,他们也并没有完全从自己所弃绝的世界观中解放出来。我也没能幸免于这种思想上的落伍。这恰恰证实了我的观点,传统方法的假说是多么有力地控制了我们,而“不再去思考”这些假说是多么的紧要。

我将这些论文分为六个主题。第一部分是讨论我所质疑的方法论的社会历史背景。在当代世界体系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我试图寻找历史上的社会科学被发展成为现代世界体系的学科之一的具体时间。我不仅仅试图去解释如下问题:为什么在 19 世纪这些历史上的社会科学作为一种知识模式被固化了?为什么偏偏是在 19 世纪而不是其他时间?还有,为什么它们会发展成为一种特殊的认识论,而这种认识论的基础却又看似是一种既普适又个别的自相矛盾?我还想搞清楚为什么这种认识论在最近二十年,或者说到了目前才开始被质疑。这将我们引领到了学术的困境。

在讨论完历史背景之后,我会将注意力转移到在我看来是 19 世纪社会科学中最关键也最有问题的概念——“发展”。可以确认,“发展”这个词是在 1945 年以后才被人们广泛接受,它起初流行于那些解读“第三世界”或属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周边地带发展状况的领域,那时这些领域似乎还基本属于边缘学科。虽然“发展”一词流行甚晚,我依然认为这一概念只不过是“工业革命”这一概念的简单变种而已。几乎所有历史事件的记载以及各种一般化的分析都以这个概念为中轴线而展

开。这个概念具有极广泛的影响力,会导致政治和知识领域产生的错误预测。正因为它的理论有部分是正确的,这使之看似不证自明,很有说服力,所以它也极具误导性。然而,真正打算接受否思的中心思想的人是很少的。

尽管发展是一个误导性的概念,它至少被广泛地讨论着。接下来,我要讨论时间和空间——我称之为“时空”的观念。在社会科学中占有主导地位的方法论最了不起的成就之一就是在分析过程中删除了时空的概念。这并不是说地理和历史因素从来没有被讨论过。它们当然是存在的,而且广泛存在于我们的讨论中。但时空被认为是一种自然的常态,因此属于外生变量而非连续性的社会创造,然而事实上,“时空”不仅是纯内生变量而且还是我们理解社会结构和历史变迁的关键所在。甚至到了今天,我们也很少认识到我们所面临着的时空的多元性,因此在解读社会现实时也基本从来不把它们纳入思考范围。

展示 19 世纪社会科学范式的核心概念——“发展”的局限性,以及本应成为核心概念的“时空”的缺位——这两点在逻辑上紧密相关,构成了本书前半部分的内容。此后的篇章我将关注两位重要的思想家——马克思与费尔南德·布罗代尔,他们也许帮助了我们从 19 世纪社会科学的禁锢中解放出来。

卡尔·马克思当然是 19 世纪社会科学的重要人物。他被人们看作是最后一位古典经济学家,在我看来这是比较公正的评价。马克思继承了他那个时代的欧洲知识传统中大部分的方法论假说。当恩格斯说马克思的思想源自黑格尔、圣西门的学说以及英国古典经济学时,马克思自己也承认是如此。所以当马克思宣称自己致力于“政治经济批判”时,这种声称是有着严肃的基础的。

马克思是一个力图超越其时代局限性的思想家。在此,我并不想评价马克思在多大程度上完成了或者是否完成了他的这个任务。我们一般所讨论的马克思的理论大部分是各种马克思主义政党对它的阐释。我发现成为占主导地位方法论的一部分的正是这些阐释,而并非政治经济批判的论点。再读马克思,我所关注的是一个反对 19 世纪社会科学中占主导地位论点的马克思。

我认为再次研究费尔南德·布罗代尔也是有帮助的。布罗代尔与马克思完全不同。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理论家或者方法论学家。他是一个历史学家,致力于档案研究,并希望借此建立一种“历史观”。他很少讨论方法论的问题本身。但是他拥有准确的直觉,引领他去质疑历史记载的真实性。因此他能为我们(或明或暗地)指出一条新路走出过去的困境。我重读布罗代尔,去发现他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我们去反思 19 世纪的社会科学,特别是帮助我们理解资本主义的进程。这种理解的基础既不是“发展”假说也不是时空的缺席。

最后我将进行世界体系分析,它聚焦在研究长期、大规模的社会变化上。它也是当代一种对社会性世界的看法。世界体系分析旨在对 19 世纪社会科学进行批判,但是这种批判并不完全。因为它无法超越 19 世纪社会科学最持久的(也是最具误导性的)“三分神话”——将社会分析划分为三大领域、三种逻辑、三个层次——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虽然这种理论的某些部分是正确的,但是大部分可能还是错误的。三位一体的理论如花岗岩般坚实地站立在路中央,挡住了知识前进的脚步。有人对此感到不满,但是我认为还没有人能免除这种理论及其暗示的影响。

也许只有当世界发生更多的变化之后,学者们才会有能力建立更有用的理论。但是我深信如果我们要重建历史社会科学,我们就必须将“建立有用理论”这一难题摆在最重要的位置,全心投入其中,克服个中困难,解读其中谜题,抛弃那些会把我们引入歧途的种种隐喻。

致 谢

作者和出版者非常感谢本书中所含材料的原出版者允许在这里重新使用这些论文。除非有其他声明,每篇论文的原出版者或原刊登论文的杂志享有论文的版权。

1. 社会研究, LVI, 1, 斯普林, 1989 年。
2. A. 伯格森(编), 1983 年:《世界体系的危机》。贝弗利·西尔斯:塞吉。塞吉出版有限公司允许重印。
3. 《论题十一》, 13, 1986 年。塞吉出版有限公司允许重印。
4. J. 科卡和 G. 兰奇(编), 1985 年:《经济理论与历史》。布达佩斯:匈牙利科学院。
5. 《国际社会学》, I, 1, 1986 年 3 月。
6. 《合作与冲突》, XXIV, 1, 1989 年。
7. 《经济与政治周刊》, XXIII, 39, 1988 年 9 月。
8. 《加拿大非洲研究杂志》, XXIII, 39, 1988 年 9 月。
9. 会议论文:《印度的历史社会学》, 第十一届世界社会学大会, 新德里, 1986 年 8 月 18—23 日。©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10. 《地理》, LXXIII, 4, 1988 年 10 月。
11. S. 雷斯尼克和 R. 沃尔夫(编), 1985 年:《重新思考马克思》。布鲁克林, 纽约:奥托诺美迪亚。

12.《美国社会学杂志》,XCI,6,1986年。©1986年,芝加哥大学。

13.《激进历史评论》26(1982年)。©1982年,MARHO:激进历史学家组织。所有版权保留。杜克大学出版社允许重印。

14.《每月评论》,XXXVII,9,1986年2月。

15.《现代历史杂志》,LXIII,2,1991年6月。©1991年,芝加哥大学。

16.《激进历史评论》,49(1991年冬季)。©1990年,MARHO:激进历史学家组织。所有版权保留。杜克大学出版社允许重印。

17.《欧洲运筹研究杂志》,XXX,2,1987年6月。厄斯威尔科学出版公司允许重印。

18. A. 吉登斯和 J. 特纳(编),1987年:《当今社会理论》。剑桥:布莱克威尔出版商。原来的论文题目是《世界体系分析》。

19. H. 范德威(编),1990年:《社会和经济历史研究》,15,埃里克·阿兹,托马斯·古金斯基,弗拉迪米尔·维诺格里多夫(编),《方法论问题》。鲁汶:鲁汶大学出版社。

20.《评论》,XII,2,斯普林,1990年(费兰德·布劳代尔中心)。

目 录

第二版序	1
导言 为什么否思?	1
致谢	1
第一编 社会科学:从起源到分形	1
第一章 法国大革命——世界历史的大事件	3
第二章 危机:世界经济、运动和意识形态	22
第二编 发展的概念	41
第三章 工业革命:谁受益了?	43
第四章 经济理论和发展的历史不对等性	55
第五章 社会发展还是世界系统的发展?	71
第六章 缪尔达尔遗产:作为两难之境的 种族主义与欠发达	92
第七章 发展:指路明灯还是海市蜃楼?	123
第三编 时间和空间的概念	147
第八章 对认识论的几点议论:非洲是什么?	149
第九章 印度存在吗?	153

第十章	时空间实体的发明:对我们 历史系统的一个理解	159
第四编	重新审视马克思	177
第十一章	马克思与欠发达	179
第十二章	乌托邦的马克思主义: 发展中的意识形态	201
第五编	再评布罗代尔	219
第十三章	费尔南德·布罗代尔, 历史学家,“时机之父”	221
第十四章	资本主义:市场的敌人?	239
第十五章	布罗代尔论资本主义,或者 一切都颠倒过来	245
第十六章	超越年鉴派?	258
第六编	作为否思的世界体系分析	267
第十七章	作为复杂体系的历史体系	269
第十八章	呼唤一个关于范式的争论	277
第十九章	经济史理论能代替经济理论吗?	299
第二十章	世界体系分析:第二阶段	309
参考文献		317

第一编 社会科学：从起源 到分形